

由民國廿五年一月由歐歸國起至五月止

胡漢民先生遺教輯

蕭佛成敬題



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西南執行部印行

歸國抵港時之談話

余睽離祖國，瞬逾六月，此次去國之目的，厥惟養病，六月以來，身體康健，仍未能完全恢復，惟以國難正殷，久滯海外，心有未安，故又匆匆東歸。余之黨政主張，一如往昔，其詳未易盡言，簡言之，黨應恢復爲有主義有精神之黨，力除過去滅裂渙散之錯誤，期廣續本黨未竟之偉業，政府應改造爲有責任有能力之政府，力矯過去畏葸苟安之錯誤，以負荷解除國難建設國家之重任，余對國內實現之態度，卽以上述兩者爲衡斷。○蓋必如此始能告無愧於國民，並能告無愧於總理及自身也。○余出國半年，自愧未能爲國家多所盡力，惟踪跡所至，甚多觀感，足資我人借鑑，異日稍暇，當再表而出之。

在香港僑胞歡迎大會之演詞

今日承各位歡迎，非常感激，惟此舉非僅尋常交情，實有一番愛國熱誠，故小弟實深表示慚愧，今日國難緊急，各位均屬國民一份子，自均寢食不安，思所以救國圖強之道，總理遺囑以自由平等相勉，國民黨之主義，爲三民主義，三民主義即救國主義，今者國民以救國熱誠，愛屋及烏，以及一甫自海外歸來之病夫，可知此病夫平素必爲一關心國事之人，由此可知，凡我同志同胞必不任國家如此末落，故小弟對各位之責任，實不敢辭，小弟從事國民黨工作多年，而此次港僑能作如此盛大之歡迎會，亦可謂罕見，一面多謝各位，一面爲國家前途慶賀。

在香港「華人代表」歡迎大會之演詞

本人此次出國，純爲養病，對於國家竟無貢獻，深爲慚愧，今日歸來，承各位前輩各位友好，及各位舊交新知，熱烈歡迎，實覺榮幸，莊子有云，「空谷足音」，蓋「空谷足音」者，譬如在空谷中者一聞足音，卽以爲知己至矣，兄弟雖不是何等重要人物，但也可以稱爲一個最關心國事之人，各位對於本人歸來，認爲非常緊要，在本人以爲各位，是愛屋及烏，對各位之厚意，本人極佩服，極感謝，各位在本港，平時已極關心國事，今日國步維艱，更感迫切，故不問來者如何，便如何熱烈歡迎，關於國家之事，本人當負一份責任，本人是國民一份子，也是國民黨黨員，國民黨的三民主義，卽是救國主義，當負起責任，但如何負起，暫且不講，在國難當中，各位愛國如此熱烈，則國事尙有可爲也，可慶可賀，本人多謝各位之餘，并爲中國前途慶賀。

在粵各界歡迎大會之演詞

主席，各位同志，各界代表，今日小弟到省，承各界熱烈盛大之歡迎，既感且愧，小弟此次出國，爲時已逾半載，出國之目的，不過爲養病而已，半年以來身體健康，並未完全恢復，所以卽行遄歸者，以國難甚殷，遠遊海外，實難自安，故不復念及健康之何似，決定東歸，頃主席致辭於小弟期望甚切，並以主持救國大計，解除國難，復興民族爲言，顧亭林云，「天下興亡匹夫與有責焉」，小弟身爲中國國民黨員，入黨之始卽已以身許黨，而以身許黨，亦卽以身許國，蓋本黨之三民主義，卽爲救國主義，總理遺囑有云，「余致力國民革命，凡四十年，其目的在求中國之自由平等」，今日中國之自由平等何在，總理遺教，百未行一，中國既未能自由平等，而近年以來，國土淪陷，主權喪失，實尤深國亡族滅之憂，更知凡屬中國國民，本黨黨員均應加重其職責，所謂解除國難，復興民族，不僅小弟一人之事已也。（鼓掌）

小弟追隨 總理，努力中國革命，亦既數十年于茲，然中國國事至於今日，實不勝

愧赧，今日歡迎大會，以主持救國大計爲言，原所謂救國大計云者，小弟以爲無他，首在於全國人民之協力一致，次卽在於本黨同志之努力領導，使全國人民之協力一致，能集向於三民主義的救國之途，又從持以臥薪嘗胆之精神，百折不撓之志氣，小弟深信誠能如此，則中國決無滅亡之理，任何帝國主義者亦決無能侵害中國之理，而解除國難復興民族兩端，亦卽於此肇其丕緒，今日各界於小弟有如此熱烈之歡迎，就小弟個人言，固深自慚慙，而私心竊幸者，各界之熱烈歡迎小弟，適足表暴各界同志同胞之熱烈愛國，歡迎小弟，或爲愛屋及烏，或如莊子所言「空谷足音」之意，小弟不過爲一關心國事之人，肯言人所不敢言，爲人所不敢爲，固持本黨主義，期能貫徹 總理建黨救國之主張，各界或有感於此，故於小弟之到省，有如此熱烈誠懇之表示，其事足感，而中華民國之不亡，與本黨主義之必能貫徹，亦可於是證之，此則於可感之外，又重可喜者也。

（鼓掌）

國家之隆盛，繫於人心之振奮，今古皆然，以現代言，有上下戮力埋頭建設發行公債而一日卽可售罄之國家，有爲試驗人民對黨對政治之興趣，而特於荒僻之區，召集大

會，集合民衆達百餘萬之國家，有爲集中現金，以爲國用，至使偏遠僑民，皆以結婚戒指貢獻於政府之國家，此種對黨對國之熱烈情緒，誠足令人興感，中國今日，固尙不能如此，其原因在於黨與政府之缺乏領導，然國民之注意國事，關心大局，實已日有進步，古人有言「凡事豫則立，不豫則廢」，中國今日，處至危急之境地，振起搏挽，企求國家之自由平等，萬不能免於重大之犧牲，故尤當一致於實際準備，使人心之振奮，有一定之集向，并能維繫於久遠，小弟今日乘舞鳳艦來省，於晨間八時由香港啓行，十一時許得艦長報告，謂下午二時四十五分，準可駛抵省河，艦長并據以電報省中，嗣又得報告，謂省中來電，一切歡迎事宜，準備在三時之後，希望於三時三十分到達，艦長乃命行駛慢車，據此一事，可知必須有二時四十五分到達之準備，始能不悞三時三十分之電約，此亦屬先事準備之一端，今日國家之事，亦無以異此，幾於無往而不需要全體之準備與戮力，必須無論何人，共作準備，人人存「其亡其亡繫於苞桑」之思想，故我人之工作，我人之職責，遂益爲繁雜與重大，小弟見各界今日歡迎小弟之熱烈情緒，竊望其更進而廣之，使能趨於堅定與久遠，誠如是，縱不能一蹴以幾上述之若干國家，亦當力

求其近似，則中華民國之前途，庶其有豸矣（鼓掌）

小弟撫躬自省，實一病夫而已，夙昔所持，惟在根本主義，挽救國家，小弟更深信人民之愛護國家，戮力國事，必須得優良之領導，領導之者，即爲政黨與政府，自九一八以來，政府對於人民，務壓抑，不務導領，此實甚誤，故小弟現在對黨與政府之要求，在黨爲恢復有主義有精神之黨，在政府爲改造爲有責任有能力之政府，黨能恢復爲有主義有精神之黨，則可領導人民，督策政府，實行總理之遺教，求國家之自由平等，政府而爲有責任有能力之政府，則不畏蒞遷避，而能克盡解除國難之責任，同時在人民方面，尤望能本此二者以督責當道，上下相維，同心同德，則黨事國事，萬無不可爲之理，即中華民國，亦萬無滅亡之理，故國家之存亡，胥視我人今後之能否勉力也。

（鼓掌）

小弟承各界歡迎，謹在此致感謝之意。

在粵對省市黨部人員之演詞

各省市黨部同志，在座諸同志，小弟不到省，已逾四年，今日在此獲與諸同志見面，甚爲欣快，自到省後，談話稍多，微感勞頓，故前昨兩日，遵醫者之囑，畧事息養，致稽延接，並引爲歉，在座諸同志，均爲黨務工作人員，故小弟今日所言，亦擬偏重於黨務方面，至冀審察，小弟此次歸國，備受省港各地同志同胞之熱烈歡迎，此種歡迎之熱烈，容爲前此所未有，小弟固嘗言之，此或爲「愛屋及烏」之意，蓋感於國家之危難，而亟望歷來關心國事如小弟者，能爲解除之，故同志同胞之歡迎小弟，並目前所求解決問題，大致不外二端，其較急而暫者，爲外交之如何解決，其較緩而久者，爲黨務之如何整理，小弟在歐時，國內外同志紛紛以此爲問，小弟持二語以相告曰，「黨應恢復爲有主義有精神之黨，政府應改造爲有責任有能力之政府」，我人就黨言黨，則我人之黨實已僅存軀殼，而無復有所謂主義與精神，總理創造本黨，初曰「中國革命同盟會」繼曰「中國革命黨」，三曰「國民黨」，以至今日之「中國國民黨」，其要義爲「革命」，

爲「中國國民」，總理發明之三民主義，一曰民族，二曰民權，三曰民生，更無處不與國民之「民」息息相關，故中國國民黨實卽爲一「中國救國黨」或「中國救民黨」黨員人人必須深入民間，奉行救國之主義，始符合於中國國民黨之原義，然現勢不爾，人之批評本黨者曰「祇見有黨部，不見有黨員」小弟更進言之曰「祇見有委員，不見有黨員，有無黨部，尙在疑似之間」，黨無黨員，或黨有黨員，而事實上一如喪失其存在，則此所謂黨者，實已喪失其實質矣，總理建黨，欲以建國，更欲以治國，故中國國民黨實爲一切革命發動之樞機，小弟歷來主張救國必先救黨，黨者何，約言之，卽集合信仰三民主義之同志於一種組織之下，羣策羣力，爲主義而奮鬥是已，故進爲黨員，進爲同志，其唯一要義，卽爲「犧牲」與「義務」，自同盟會以來，本黨卽以此種精神推倒滿清，建立民國，彼時之同志，稍一不慎，身家性命，卽盡犧牲，故爲黨員者，大率爲志氣卓越，持節堅貞之士，入黨之初，卽已決心爲黨爲國盡瘁效命者，以本黨過去之精神，衡以近來之事實，未免太相逕庭，易「義務」爲「權利」，以「犧牲」爲「奪取」，精神喪失，徒存形骸，而主義之推行，亦遂無復有望，今日國家固危，而黨同志泄沓酣嬉，幾盡忘

其對黨對國之任務，及犧牲盡瘁之精神，尤國家之至危也，小弟旅歐六月，皆僻處鄉村，蓋惟養病而已，然在德意諸國，亦嘗用心攷察其黨務，雖其所持之主義有不同，國家之處境有難易，然其黨員之緊張嚴肅精神，遠非本黨所可企及，古人有云「凡民之事，以身先之，以身勞之」革命黨員，固應人人如是，德意諸國之黨員，則確有此種景象，其任務較一般人民爲重，其工作較一般人民爲繁，而權利無有焉，黨之主義精神，亦卽由此表顯，在德國時，黨中發布命令，爲節用計，全黨同志每餐祇許食肉一塊，黨中同志奉行命令，至每日祇食肉一塊，黨員倡之，全民行之，使各地餐室每日每客祇售肉一塊，竟無一不奉行維謹，此雖小事，而其紀律精神，則誠爲可佩，卽此一端，可概其餘，所謂先之勞之，無往而不盡其極，試問本黨能如是乎，本黨不能造成此種風尚，回復同盟會時代之犧牲奮鬥精神，主義固無由推行，而黨國亦終無由救挽，小弟嘗以黨警諸軍隊，意謂必如軍隊之愈練愈精，又嘗以黨警之先天的國家，意謂必以整齊嚴肅之精神，本一定之方針，以建置一未來之國家，又嘗以黨警之學校，意謂同志如同學，於革命主義之鑽研，革命方畧之討究，能日異而月新，又嘗警之如家庭，意謂同志人人能親愛

精誠，互信互助，爲革命工作而戮力，小弟深信必如此黨始有生命，主義始能推行，國家亦始有復興之希望，故人之身體精神或有時而衰退，惟黨之生命則必日益充實，廣東爲本黨革命策源地，小弟緬想本黨締造之艱難，與總理致力革命之苦心，種種艱苦，均小弟所身與親歷，故於黨務之整理，尤願致其深切之期望，切盼本省市黨務工作人員，能洞明本黨締造之本義，深察本黨目前之危機，詳審本黨當前之任務，本「請自隗始」之義，努力革新，使本黨黨務之整理，由是肇其端緒，則小弟之望也。

招待興中會同盟會革命老同志及各團體

代表之演詞

廿五年二月十五日

各位同志，各位代表，小弟此次到省將及廿日，事務匆迫，身體又須得適度之息養，對各位老同志，未能一一延晤，藉叙契闊，并答謝廣州市各團體對小弟歡迎之盛意，至爲歉悵，今日特邀約各位蒞臨，得聚首一堂，無任欣快。

小弟自歐返國，備承海內外同胞同志之關注。各界之熱烈歡迎小弟與所以期望小弟者，厥爲主持救國大計之六字。關於此點，小弟到省之日，卽已畧貢其所見。小弟以爲我人身爲中國國民，又爲中國國民黨黨員，職責所在，無論對黨對國，均不容有所規避，想在座同志，亦必已洞明斯義，自加鞭策。總理有云，「革命尙未成功，同志仍須努力」，所謂同志云者，無分新舊老少，既屬同志，卽不能自棄其對黨對國之責任。本黨之三民主義，卽爲救國主義，故光大本黨主義，既所以爲黨，亦所以救國，爲黨奮鬥，以救國之責自任，實我同志人人之應有事也。

小弟日前在招待省市黨部代表席上，曾畧抒意見，深慨於本黨黨務之不競，認為有急切加以整理之必要，今日在座諸老同志，皆有二三十年以上之革命歷史，本黨同志過去之犧牲奮鬥精神，均所目睹，且有不少係自身親與其事者，對於本黨今日之現象，必不無感慨。原總理之主張，係以黨建國與以黨治國，黨之不競，國何以建，又何以治，在理論上如此，在事實上亦復如此。十餘年來，黨事敗壞，所謂黨人者，或藉黨營私，或依黨而作惡行奸，黨先失其緊張嚴肅之本質與犧牲奮鬥之精神，主義固不復體行，而總理建黨之原始的意義，又遂失其存在。故我人今日一方面固應戮力救國，注意中國民族當前之憂危，設法救挽，同時亦必須團結真實之同志，鞏固本黨陣線，訓練新進黨員，以充實本黨之力量；必如是，始能發揚總理建黨之原義，而救國大業，亦始能賴以賡續。縱觀俄意德諸國之政黨，無論左傾右傾，其黨員之忠實於黨，盡力爲民，皆遠不可及，所謂「以身先之，以身勞之」，實爲彼輩一種真實之寫照，故其黨務之進展，一日千里，人民之崇信，亦能與日俱增；其結果，使國家地位日益鞏固，而其他國家亦遂無敢加以凌侮。此種事實，我人亟宜引以自效，并引以自警者。

小弟自到省以來，一住二十日，迭得海內外同志函電，於小弟行止，備極關懷，殷殷以此爲問者，連日不絕，小弟今日即欲乘此機會，畧述對於此事之意見。小弟去歲出國，雖休養六月，健康實尙未恢復；比以體弱畏寒，醫者謂北方寒冷，均囑暫留。故以時間言，北行現尙有待。次之，所謂主持大計云者，亦決非空言可了。所謂主持大計，必須有辦法，尤須問所謂大計云者，究屬何等，據小弟觀察，中國過去數年間之所謂大計，均屬錯誤，所謂辦法，亦盡屬錯誤，諸如外交政策，財政政策，軍事政策，以及內政上之種種設施，均足以加速國家之分裂，增益人民之痛苦，加重外患之侵凌。而年來推行此種錯誤政策之結果，亦已昭然若揭。小弟之主張政策，曾詳盡揭示於國人，今日可以明告於各位者，則小弟之主張政策，仍屬一貫，決無變更；小弟之行止，則絕無問題，惟視乎黨之主義，能否推行，主張政策能否實現而已。所謂「個人的問題」，實無與焉。

小弟年將六十，自檢生平，於功名權力之事，夙極恬淡。如就個人言，小弟實無所求於同志，然爲黨國言，則甚有求於同志，就個人言，小弟又無所求於西南，然爲黨國

言，則甚有求於西南，再進言之，個人實無所求於國民，然爲國家言，小弟實甚有求於國民，私衷唯一之期望，即在如何羣策羣力使能救挽此殘破之中國，力爭我國家之自由平等，耿耿此心，不唯可以剖示於同志之前，且可以告之天下後世而無愧。今日時危勢急，所賴我人之奮勉努力者，實甚急迫，不容我人之自棄，故在座老同志，亦不能自以爲年老，有所退縮，亟應繼續以二十年前之革命精神，始終努力，今日在座之蕭佛成先生，卽爲本黨老同志之模範，蕭先生已七十餘歲，七十歲後，文章，政事，識力，突飛孟晉，較之五十六十歲時，尤爲顯著，至足令人驚異，本黨之有蕭老同志，實爲本黨之光榮，國家之至幸，爲小弟所不勝心折欽佩者，故本黨老同志，均不容自以爲年高，仍當力求進步，努力革命，效法蕭老同志之所爲，重新建立黨的生命，至所企望。

今日招待不週，或多簡慢，統希諒之。

大亞細亞主義與抗日

與松井大將之談話

今日于廣州，獲見松井先生，私衷甚快，憶自民國十六年在南京晤談之後，瞬將十年，當年之談話，至今尚使余留有深刻之印象，松井先生曾言：「中日兩國，必須本孫中山先生之遺教，體行大亞細亞主義，以維繫遠東之和平，謀中日之共存共榮，倘中日兩國不能協力于此，至使中國不得已而與蘇俄及其他國家相攜手，實將爲日本之過，尤爲余松井個人之過」云，余對松井先生此種光明勇敢負責之言論至今引爲幸慰！

今中日兩國之關係如何，無待深言。余認爲凡倡導大亞細亞主義者，于今日之情狀，均應痛自刻責，不僅松井先生應引爲個人之過已也。民國二十一年，犬養木堂先生組閣時，余已在港養病，曾致函痛論遠東事件，就主義黨誼歷史事實各點，督責木堂先生至爲嚴切，當時木堂先生曾以長函覆余，詳析中日事件之源起癥結，謂：「鮮有能明孫總理之亞細亞主義者爲其主因」，其言亦甚沉痛。木堂先生并誓以最大努力，解除中